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七十八

段秀實子伯倫　顏真卿子頵碩曾孫弘式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以秀實贈揚州大都督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間然後飲食及長沉厚有斷

天寶四載安西節度馬靈察署為別將從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七載高仙芝代靈察舉兵圍怛邏斯黑衣救至仙芝大衂軍士相失夜中聞都將李嗣業之聲因大呼責之曰軍敗而求免非丈夫也嗣業甚慙遂與秀實收合散卒復得成軍師還嗣業請于仙芝以秀實為判官授斥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清代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改綏德府折

衛肅宗即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潛懷異
圖秀實謂嗣業曰豈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
說豈明公之意耶嗣業遂見宰請發兵從之乃出步騎
五千令嗣業統赴朔方以秀實為援累有戰功而秀實
父歿哀毀過禮嗣業既授節制思秀實如失左右手表
請起復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
軍圍之安西輜重委於河内乃奏秀實為懷州長史知
軍州加節度留後諸軍進戰于愁思岡嗣業為流矢所

中卒于軍衆推安西兵馬使茘非元禮代之秀實聞嗣
業之喪乃遺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送河
內秀實率將吏哭待于境傾私財以奉葬事元禮多其
義奏試光禄少卿依前節度判官邙山之敗軍徙翼城
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亦多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衆
推白孝德為節度使人心稍定又遷試光禄卿為孝德
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秀實試太常卿支度營田二副
使大軍西遷所過掠奪又以邠寧之食難於餽運乃請

軍於奉天是時公廩亦竭縣吏憂恐多逃匿羣行剽盜
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為軍候當不如此軍司馬
言之遂以秀實為都虞候權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一
軍府安泰代宗聞而嗟賞久之兵還于邠寧復為都虞
候尋拜涇州刺史大歷元年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
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
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
議竟使殺之璘决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

乃已璘城涇州秀實掌留後歸還加御史中丞璘既奉
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
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揺導以為亂或
告其事且曰候嚴禁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
節且戒之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輙延數刻四更
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
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使嚴加警備夜半火發
乃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

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曰敢後者從族
於是遷涇州既至其理所人烟㒺絶兵無廩食朝廷憂
之遂詔璘遥管鄭潁二州以贍涇原軍俾秀實爲留後
二州甚理璘思其績用又奏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
八年吐蕃來寇戰于鹽倉我軍不利璘爲寇戎所隔逮
暮未還敗將潰兵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諶與諸將四
五輩狼狽而至秀實召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當斬公
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諶等恐懼下拜數十秀實

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
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蕃衆望之不敢逼及夜
璘方獲歸十一年璘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
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乃以十將張羽飛為招名將分
兵按甲以備非常璘卒而軍中行哭赴喪事於內李漢
惠接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而
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
送廷幹於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

尋拜秀實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静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建中元年宰相楊炎欲行元載舊志築原州城開陵陽渠詔中使上聞仍問秀實可否之狀秀實以為方春不可興土功請俟農隙炎以其沮已之謀遂除司農卿以邠寧節度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以事西拓無何

劉文喜叛亦不果城四年朱泚盜據宫闕源休教泚僞迎鑾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黄之中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為涇原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為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名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陰説大將劉海賔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乗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奬遇遂皆許諾及韓旻追駕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農

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辯其印文惶遽而迴秀實海賔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賔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攙中其顙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

不敢動而海賔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
我兇黨羣至遂遇害焉海賔明禮靈岳相次被殺徳宗
在奉天聞其事惜其委用不至垂涕久之初秀實見禁
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乗諸
侯曰千乗大夫曰百乗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
君卑臣强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内
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
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

犬彘馬牛悉能為敵伏願少留聖慮冀禆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名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不二竟歿於賊其明略義烈如此興元元年二月詔曰見危致命之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惟爾克勵臣節不憚殺身惟予式嘉乃勲懋昭大典曰台不徳罔克若天遘並殷憂變起都邑惟爾卿士放然靡依逼畏所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操行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

仁頊者嘗鎮涇原克著威惠判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泚藏姦欺爾以詐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情端委國門挺身白刃誓碎兇渠之首以敵君父之讐視死如歸履虎致咥噫天未悔禍事垂成雄風壯圖振駭羣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顗正色而抗詞惟我信臣無愧前哲聲震寰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孰表非常之功爰議疇庸特超檢限著之甲令樹此風聲可贈太尉謚曰忠烈宜付史官仍賜實

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

五品正員官仍廢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表

門閭朕承天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況誠

信不達屢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于凶逆有臨危致命

殁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

酬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其事跡續具條奏當

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彰我有服節

死義之臣傳於不朽德宗還京又詔曰贈太尉秀實授

乎貞烈激其頹風蒼黃之中密縕雄斷將紓國難詭收
冦兵撓其兇謀果集吾事挺身徑進奮擊渠魁英名凛
然振邁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緣葬所須一切
官給仍於墓所官為立碑以揚徽烈自貞元後累朝凡
赦書節文褒奬忠烈必以秀實為首其子伯倫累官至
太子詹事太和二年正月奏亡父贈太尉秀實準前後
制勑令所司置廟立碑令營造已畢取今月二十五日
行外祔禮詔曰秀實忠衛宗社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

載凜然閻代勲力須異等夷宜賜綾絹五百疋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給鹵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檢校尋加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太和四年十一月遷右金吾衛大将軍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年七月檢校工部尚書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入為太僕卿卒宰臣李石奏曰伯倫秀實之子自古殁身以衛社稷者無如秀實之賢文宗憫然曰伯倫宜加賻贈仍輟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顔真卿字清臣琅邪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侍郎真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為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員外郎楊國忠怒其

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廪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禄山禄山亦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慮也無幾禄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禄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禄山初尚移牒真卿令以平原博平軍屯七千

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為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事叅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刀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為將祿山既陥洛陽殺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来徇河北真卿恐揺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要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殯為位慟哭人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

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
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
為帥得兵二十餘萬横絶燕趙詔加真卿戸部侍郎依
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
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為長城今
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為長者
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
强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

措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蕚將去真卿謂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蕚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為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分兵開崞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

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蹙不可復振至德元年十月棄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年四月朝於鳳

翔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
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
之貶漪為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
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寮致謁於
朝堂百寮拜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乗馬步出木馬
門而後乗管崇嗣為王都虞侯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
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
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

雖天子蒙塵典法不廢洎鑾輿將復宫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為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為賊所毁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宫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為盜毁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為宰相所忌出為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為御史唐旻所搆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

使徵為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眞卿乃首率百寮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戶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左丞車駕自陜將還眞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眞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眞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

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
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
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
奏多挾讒毁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
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来朝
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
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
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廻日奏聞所以

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為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辭

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

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
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蔽盡萃
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盖其所從来者漸矣自艱難
之初百姓尚未彫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
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
逆賊散落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
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
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

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陜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猒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

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内本布於外後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别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乃上議請取初謚

為定袁傪以諂言排之遂罷楊炎為相惡之改太子少傅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諭於真卿曰方面之任何處為便真卿俟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為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顔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

勉聞之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遶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因逼為章表令雪已顧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卿坐使觀倡優斥黷朝政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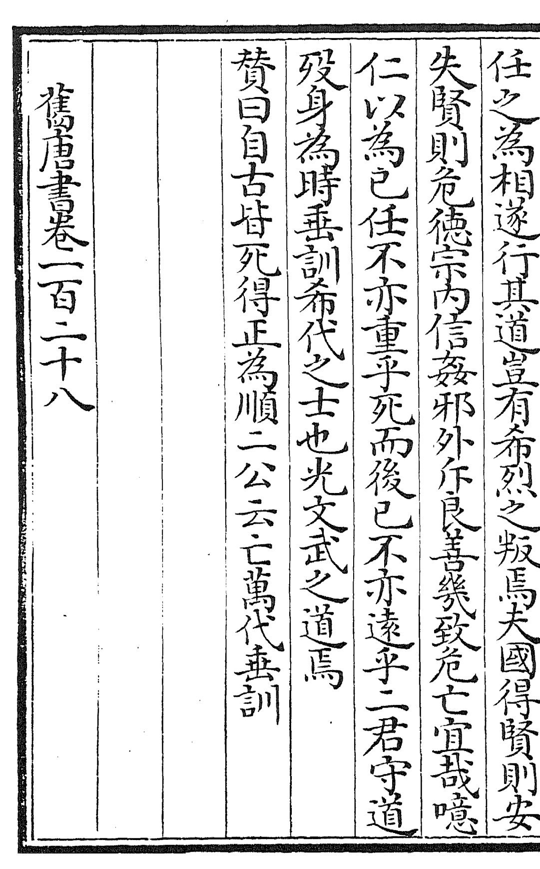
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徳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顔杲卿無是吾兄也禄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絶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顔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

敗績於安州希烈令賚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為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偽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

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宫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勑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来奴曰從大梁来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勑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録

其功歿厚其禮况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於
寤寐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顔真卿
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
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寔謂猶生朕
致貽斯禍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
賜布帛五百端男頵碩等喪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貞
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員
官故頵得録用文宗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

嘗不嗟歎久之思有以報如閔從覽弘式實真卿之孫
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
宦途者命立於中臺官次未齒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
庶使天下再新義風以真卿曾孫弘式為同州參軍
史臣曰每思先軫免胄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
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茍無楊炎
弄權若任之為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
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茍無盧杞惡直若



任之為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内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噫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逺乎二君守道歿身為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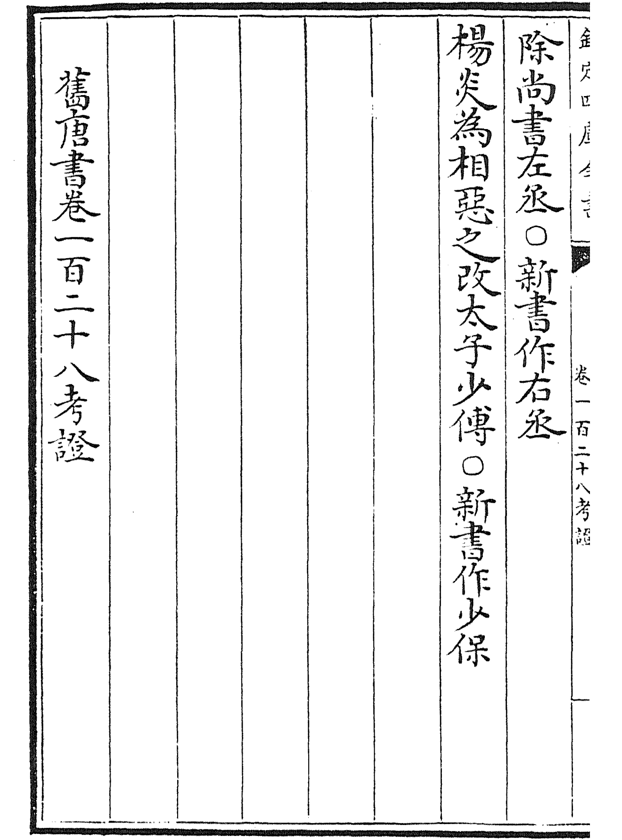
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為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段秀實傳○臣德潛按柳宗元叚太尉逸事狀一載其屈服郭晞見其剛正一載其媿耻焦令諶見其慈惠一載其不受朱泚餽綾見其清節至于以笏擊賊此殺身成仁大節不在逸事內也宗元上之史館後作唐書時仍逸之何耶

顏真卿傳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户部侍郎○新書作吏部



除尚書左丞○新書作右丞

楊炎為相惡之改太子少傅○新書作少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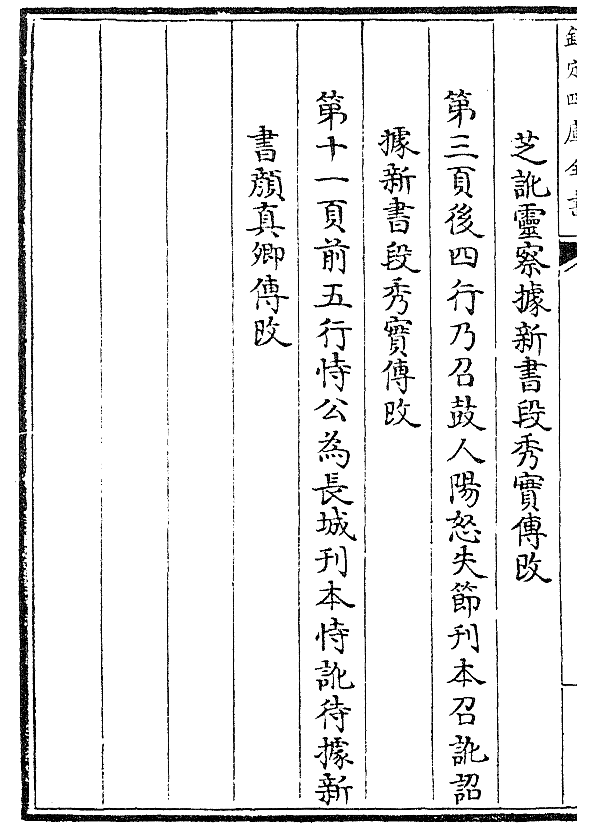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六第七頁前五行不當遠官刊本遠訛違據新書陳少遊傳改

卷一百二十七第一頁後八行惟糲食菜肴而已刊本肴訛咲據新書朱泚傳改

第六頁前二行突董者即義可汗之叔父也案新舊書回紇傳俱稱遣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此義可汗上疑脫武字

卷一百二十八第一頁後三行仙芝大衂刊本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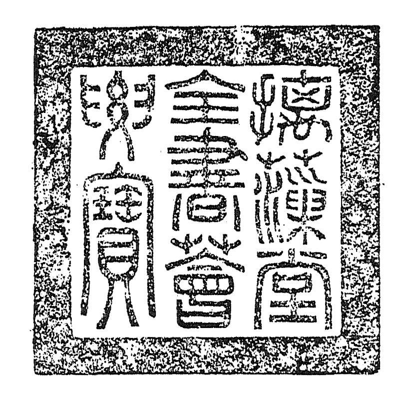
芝訛靈察據新書段秀實傳改

第三頁後四行乃召鼓人陽怒失節刊本召訛詔

據新書段秀實傳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特公為長城刊本恃訛待據新

書顏真卿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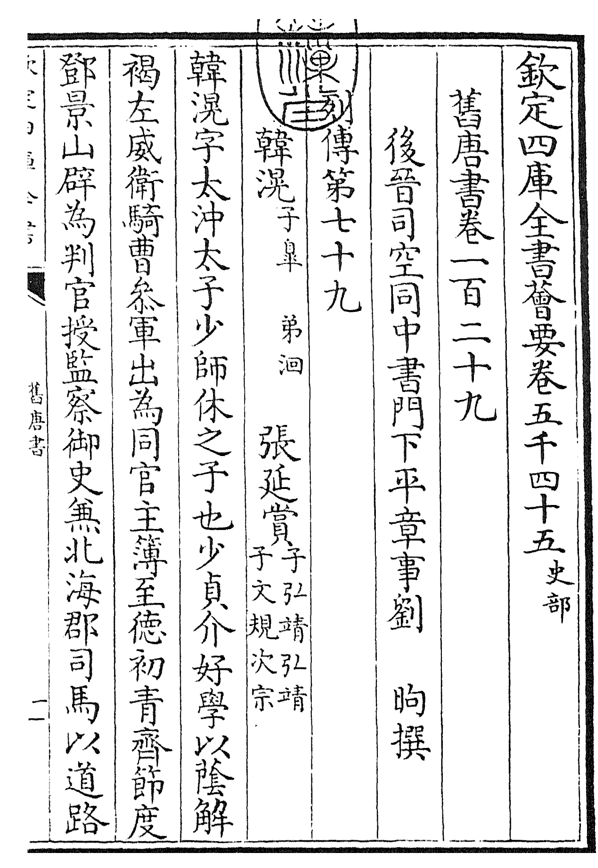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十五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 撰

列傳第七十九

韓滉 子臯 弟洄 張延賞 子弘靖 弘靖子文規 次宗

韓滉字太沖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蔭解褐左威衛騎曹參軍出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為判官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

阻絶因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叅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表為賔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虚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璵免相羣議稱其屈累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潔强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纎隱大歴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

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遷尚書右丞五年知兵部選六年改户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巳後所在軍興賦税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歴五年巳後蕃戎罕侵連歲豐稔故滉能儲積穀帛帑藏稍實然苛剋頗甚覆治按牘勾剥深文人多咨怨大歴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

巡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時渭南令劉藻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户部分巡御史趙計復檢行奏與藻合代宗覽奏以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隠之意也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劾鞫藻計皆伏罪藻貶萬州南浦員外尉計貶豐州員外司户滉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太常卿議未息又出為晉州刺史數月拜

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尋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滉既移鎮安輯百姓均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内稱理及建中年冬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擇其鋭卒令裨將李長榮王栖曜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犄角討襲解寧陵之圍復宋汴之路滉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滉即於所部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

船戰艦三千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壁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浣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為備預以迎鑾駕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與江平俾偏將丘涔督其役涔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內先賢丘墓多令毀廢明年正月追李長榮等戍鄞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采石軍

使增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陳少遊
時鎮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滉亦以兵三千人
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互相聘
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旣繁道路又阻關中
飢饉加之以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虚月朝廷
賴焉興元元年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數月又加檢校右
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使並如
故二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京師時右丞

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滉浙江東節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揚子以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疾之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乃誣奏云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至萬於國有害請罷之上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

運費三百耳豈至萬乎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
滉堅執以為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度支諸道轉運鹽
鐵等使遂逞宿怒累誣奏琇貶雷州司户其責旣重舉
朝以為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宰臣劉滋齊
映曰元左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
假有權臣驕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
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
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之勞臣也今見播逐恐失人心

人心一搖則有閒難起舞者矣竊為相公痛惜之滋映
但引過而已給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滉誣以朋黨寢
而不行時兩河罷兵中土寧乂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
為日已久大歷已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
近歲已來兵衆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迴紇之衆東
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
國家第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涼鄯洮渭並修堅
城各置二萬人是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

賦為饋運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收復河隴二十餘州可翹足而待也上甚納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禀命及滉以疾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滉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寢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滉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儁彦非公直者不與之親容

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袵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泂常於里宅增修廊宇湜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圮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自居重位愈清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為家人資產未嘗在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疋皆及敝帷尤工書無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然以前輩早達稍

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眾不能平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急巡内婺州傍縣有犯其令者誅及鄰伍死者數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寘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即勦數十人且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議者以渾統制一方頗著勤績自幼立名貞廉晚途政甚苛慘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子羣臯羣官至考功員外郎臯字仲聞夙負令名而器質重厚有大臣之度由

雲陽尉擢賢良科拜左拾遺轉左補闕累遷起居郎考
功員外郎俄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
譔涚之事業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及免
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
史中丞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皆稱職改京兆尹奏鄭鋒
為倉曹專掌錢穀鋒苛刻剝下為事人皆咨怨又勸皋
搜索府中雜錢折糴百姓粟麥等三十萬石進奉以圖
恩寵皋納其計尋奏鋒為興平縣令及貞元十四年春

夏大旱粟麥枯槁畿內百姓累經臯陳訴以府中倉庫
虛竭憂迫惶惑不敢實奏會唐安公主女出適右庶子
李愬內官中使於愬家往來百姓遮道投狀內官繼以
事上聞德宗下詔曰京邑為四方之則長吏受親人之
寄實繫邦本以分朕憂苟非其才是紊於理正議大夫
守京兆尹賜紫金魚袋韓臯比踐清貴頗聞謹恪委之
尹正冀効公忠乃者邦畿之間粟麥不稔朕念茲黎庶
方議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臯奏報失實處理無方

致令閭井不安囂然上訴及令覆試皆涉虛詞壅蔽頗深罔惑斯甚宜加懲誡以肅守官可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馳驛發遣鋒亦尋出為汀州司馬皐無幾移杭州刺史復拜尚書右丞皐恃前輩頗以簡倨自處順宗時王叔文黨盛皐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皐從弟曅幸於叔文以告之因出為鄂州刺史岳鄂蘄沔等州觀察使入為東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使以陳許二州水潦

之後賜皁綾絹布葛十萬端疋以助軍資宴賞所理以簡儉稱入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皁充大明宮使十五年閏正月充憲宗山陵禮儀使三月穆宗以師保之舊加檢校右僕射十二月以銓司考科目人失實與刑部侍郎知選事李建罰一月俸料長慶元年正月正拜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事命中使宣賜酒饌及宰臣百寮送上皆如近式其年以本官東都

留守行及戲源驛暴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太和元年謚曰貞阜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摇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

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
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
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
也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
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
所以託之神鬼也泂以蔭緒受任劉晏判鹽鐵度支辟
為屬吏累官至諫議大夫知制誥與元載善載誅以累
貶邵州司戶同正員建中元年二月復諫議大夫先以

劉晏兼領度支晏既罷黜令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本司廢職罷事久無綱紀徒收其名而莫綜其任國用出入未有所統故轉洄戸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歳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歳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罷之復

以天下銅鐵之治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侯方岳所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請總隸鹽鐵使皆從之洄與楊炎善炎得罪常不自安無何兄子臯抗疏理炎罪德宗意洄令為之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三月入為兵部侍郎六月為京兆尹七月加御史大夫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劉太真黨於宰相盧杞得罪以洄代太真為刑部侍郎尋復兵部侍郎貞元七年十一月為國子祭酒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寳符開元末玄宗
召見賜名延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
曹恭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
奇之以女妻焉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
轉殿中侍御史闗内節度使王思禮請為從事思禮領
河東又為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
陜除給事中轉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大厯二年拜河南
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乆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

身率下政尚簡約疏河渠道修築宫廟數年間流庸歸
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時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
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理行第一
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隂事聞
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臺訊鞫欲有所屬延賞
不承其意尋出為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
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
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限

於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為界人甚為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數年改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尋就加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為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月斬朏及同惡者復歸成都

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末楊國忠用事南蠻三蜀疲弊屬車駕還幸其後郭英乂淫崔寧之室遂縱崔寧楊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復極侈靡故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焉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焉駕在梁州倚劒南蜀州為根本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疾詔徵延賞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

僕射初大歷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
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
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
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
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
請晟表薦為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
而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若釋舊惡於盃酒之間終

歡可解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怒于內今不許婚
疊未忘也得無懼馬無幾廷賞果謀罷晟兵權初吐蕃
尚結贊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
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晟令牙將王佖
選銳兵三千設伏汧陽大敗吐蕃結贊僅免自是數遣
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
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滉
卒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逵代之上

不許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舉代己者於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刼渾瑊及册晟太尉故事臨軒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奉禮如闕即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册時議非之延賞奏議請省官員曰為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荆南節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不下數十年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

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收其
祿俸資幕職戰士俾劉玄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
之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委邊任
玄佐亦欲自效初稟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辭上遣中官
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辭
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俾曇勸抱真竟
拒絶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
建議減員之後物議不平延賞懼量留其官下詔曰諸

州府停減及所留官並合釐務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
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闕宜委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
淺人清白幹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聞奏但取才堪不
限資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送
準舊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資産幹了者差遣及
減員人衆道路怨歎自聞於上侍中馬燧奏減員太甚
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韋倫及常參官等各抗疏以減員
招怨並請復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疏論時延賞

疾甚在私第李泌初為相採於羣情由是官員悉復貞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賻禮加等謚曰成肅子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門廕授河南府叅軍調補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辟為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為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為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

斥員及弘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何德陽公主下嫁治第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撫之不令毁廟又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知東都選事拜工部侍郎轉户部侍郎陜州觀察河中節度使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主留務憲宗怒欲下詔誅之弘靖請先命弔贈

使待其不恭然後加兵憲宗從其議尋加中書侍郎平
章事盜殺宰相武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
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録付御史
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直
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竟殺張晏輩及田弘正入鄆
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説卒未得其
實又殺張晏後憲宗欲遂伐承宗弘靖以為戎事並興
鮮有濟者不若併攻元濟待淮西平然後悉師河朔憲

宗業已北討不為之止然亦重違其言弘靖知終不聽用遂自陳乞罷政事俄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原節度使行未及鎮果下詔誅承宗弘靖以驟諫不行宜用自効大閱軍實請躬討承宗詔許出軍不許自往俄而魏博澤潞悉為承宗所敗有詔賞其前言弘靖即間道發使懇喻承宗承宗因亦歘附旋徵拜吏部尚書遷檢校右僕射宣武軍節度使時韓弘入覲之後也弘靖用政寛緩代弘之理俄以劉總累求歸闕

且請弘靖代己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燕之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

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因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請弘靖為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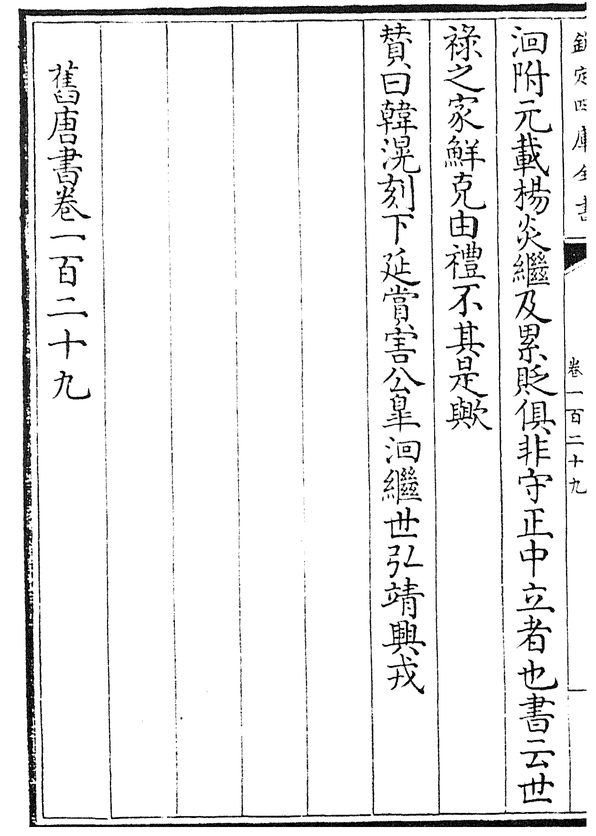
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洄為兵馬留後朝廷既除洄子克融為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為撫州刺史未幾遷太子賓客少保少師長慶四年六月卒年六十五元和初王承宗阻兵劉總父濟備陳征討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總既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表求入朝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為一道請盧士玫理之平

薊嬀擅為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昇奬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美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頴又不為遠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唯瀛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校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觖望其後因為叛亂初總以平薊嬀擅請

薛平於分裂之中尤為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後患人到于今惜之子文規景初嗣慶次宗文規歷拾遺補闕吏部員外郎開元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温彈劾文規長慶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規徘徊京師不尋赴難不宜塵汙南宫乃出為安州刺史累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景初歷職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嗣慶位終河南少尹次宗最有文學稽古履行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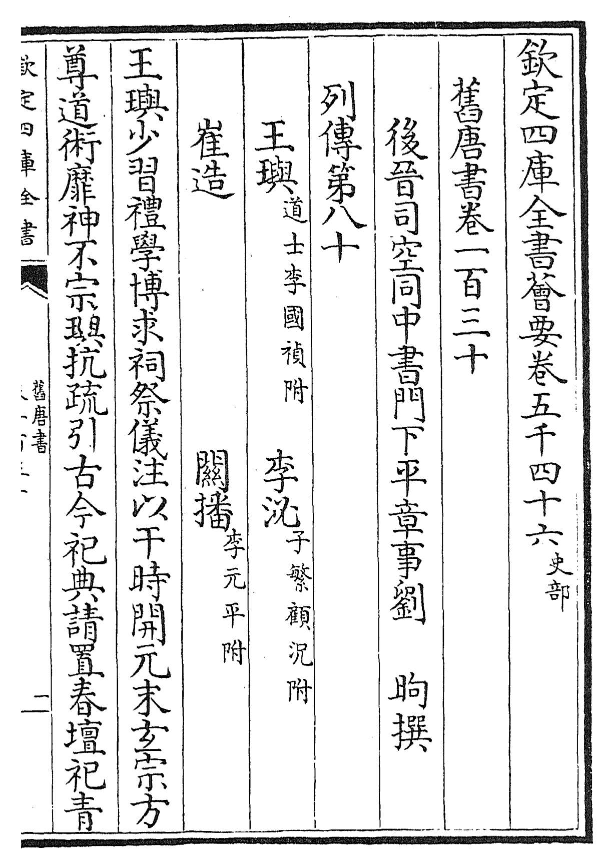
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改禮部員外郎以兄文規為韋温不放入省出官次宗堅辭省秩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為舒州刺史卒文規子彥遠大中初由左補闕為尚書祠部員外郎景初子天保嗣慶子彥修次宗子曼容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則國富將相和則國安反是道焉非得人者混殺元琇奏瑞鹽逞斡運之能非貞純之士刻下罔上以爲己功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獲免餘無可稱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惡直醜正擠柳渾相位致賢者不進其才矣象恭僝功皆四凶之跡也雖以蔭繼世以才進身蹈非道者實小人哉延賞歷典名藩皆稱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飾情皐迭處大寮徒稱舊德弘靖輕傲邉事欺減軍資



洄附元載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中立者也書云世
祿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歟
贊曰韓滉刻下延賞害公臯洄繼世弘靖輿戎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

王璵 道士李國禎附　李泌 子繁顧況附

崔造　關播 李元平附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玄宗方尊道術靡神不宗璵抗疏引古今祀典請置春壇祀青

帝於國東郊玄宗甚然之因遷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禱祈福祐近於巫覡由是過承恩遇肅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以祠禱每多賜賚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人物時望素不為衆所稱及當樞務聲問頓減璵又奏置太一神壇於南郊之東請上躬行祀事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

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黄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啟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閲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税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詰肅宗親謁九宮神慇懃於祠禱皆璵所啟也歲餘罷知政事為刑部尚書上元二年無揚州長史御史大夫

充淮南節度使肅宗南郊禮畢以璵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為太子少保轉少師大歷三年六月卒璵以祭祀妖妄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跡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宫露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掃灑宫戶一百戶又於縣之東義

扶谷故湫置龍堂並許之時歲飢荒人甚不安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慎用其財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賴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蟊賊作孽水旱為災雖王畿皆遍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

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輓粟令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冀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曷不卑宮室惡飲食恭己以遂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

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為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疎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為詞哉此又不可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為去龍之穴破生

人之產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常禮蓋無闕失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主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弊頗知其由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踰越險阻負荷蔡盛以日繫年無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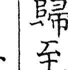
息曾不謂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並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親承聖旨務存安輯許逐權宜誠願況鄰縣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三六之祭灑掃之戶謹明宣旨並以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為心嫉惡為務蠲除不急剗革煩苛皆喧呼於庭抃躍於路所徵粮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等並交結中貴狡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

恐賄及豪右復為姦惡其國禎等見據狀推勘如獲贓
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既竭不可
更置祠堂又不當為大地建立祖廟臣並請停其三皇
道君天皇伏犧女媧等既先各有宫廟望請並於本所
依禮齋祭上從之
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而魏太保八柱國司徒
何弼之六代孫今居京兆吴房令承休之子少聰敏博
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王佐自負張九

齡章虛心張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羈恥隨常格仕進天寳中自嵩山上書論當世務𤣥宗召見令待詔翰林仍東宫供奉楊國忠忌其才辯奏泌甞為感遇詩諷刺時政詔於蘄春郡安置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天寳末禄山構難肅宗北廵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頴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謁見陳古今成敗之機甚稱㫖延致卧内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觧褐拜銀青光禄大夫俾掌樞務至於

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逾宰相仍判元帥
廣平王軍司馬事肅宗每謂曰卿當上皇天寶中為朕
師友下判廣平王行軍朕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其見重
如此尋為中書令崔圓倖臣李輔國害其能將有不利
於泌泌懼乞遊衡山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遂隱衡
岳絶粒棲神數年代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頗承恩遇
及元載輔政惡其異己因江南道觀察都團練使魏少
遊奏求叅佐稱泌有才拜檢校秘書少監充江南西道

判官幸其出也尋改為檢校郎中依前判官元載誅乃
馳傳入謁上見悅之又為宰相常衮所忌出為楚州刺
史及謝恩具陳戀闕上素重之留京數月會澧州刺史
闕衮盛陳泌理行以荊南凋瘵遂輟泌理之詔曰荊南
都會奥在澧陽俾人歸厚惟賢是牧以泌文可以化成
風俗政可以全活惸嫠爰命頒條期乎共理無薄淮陽
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可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團練
使重其禮而遣之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興元初徵



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二年六月沁奏虢州盧氏山冶近出瑟瑟請充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甸實為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就加沁檢校禮部尚書時陳許戍邊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州境沁潛師險隘左右攻擊盡誅之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初張延賞大減官

員人情恣怨泌請復之以從人欲因是奏罷無試額內占闕等官加百官俸料隨閑劇加置手力課上從之人以為便而實參旁奏遂改易使同品之內月俸多少絫等泌又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惟韓皋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食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者三年至貞元五年以前東都防禦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韋綬為左補闕監察御史梁肅右補

闕既復置人心忻然順宗在春宫妃蕭氏母郜國公主
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亦危泌
百端奏説上意方解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
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故為代所輕雖
詭道求容不為時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
之士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説用妖人王璵為宰相或
命巫媪乗驛行郡縣以為獣勝凡有所興造功役動牽
禁忌而黎斡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内集衆工編刺珠繡

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為禳禬且無虚月德宗在中宫頗知其事即位之後罷集僧於内道場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内廊壊請修繕而太卜云孟冬為魁罡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啟塞從時何魁罡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于承天門見轀輬不當道稍指午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内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

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貽譏誚年六十八薨贈太子太傅賻禮有加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有文集二十卷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為相嘗引薦夏縣處士北平陽城為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歿戶部尚書

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側目城中
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奏以繁故
人子為可親信遂示其疏草無請繁繕寫繁既寫悉能
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即時請對
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
為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
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
師事日熟其門及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

年妻棄後起為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沁之故人為宰相左右援掾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寶歴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與繁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九月除大理少卿復加弘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宰臣不得已出為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刼取貨財累致擒捕不

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
繁以不先啟聞擅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
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
盡反其獄辭以為繁濫殺無辜狀奏勑於京兆府賜死
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為有報應焉初況流放
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
況復得入官於朝
顧況者蘇州人能為歌詩性詼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

者必戲侮之然以嘲誚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已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況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羣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為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户有文集二十卷其贈柳宜城辭句率多戲劇文體皆此類也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詩名于時

崔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

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畧嘗以王佐
自許時人號為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引為賓僚累
至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及晏遭楊炎庾準誣奏伏誅
造累貶信州長史朱泚之逆造為建州刺史聞難作馳
檄鄰州請齊舉義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德宗聞而
嘉之及收京師詔徵造至藍田以舅源休明逆伏誅上
疏請罪不敢即赴闕上以為知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
中給事中貞元二年正月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

同平章事時京畿兵亂之後仍歲蝗旱府無儲積德宗
以造能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造乆從事江外嫉錢
穀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
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
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鹽鐵委尚書省本司判
其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諸
道鹽鐵榷酒等事户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
稅事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

宰臣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户部工部又以歲飢浙江
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石今更令兩税折納米
一百萬石委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石至東渭
橋其淮南濠壽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
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依舊置巡院勾
當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
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道者分付觀察使發遣仍
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聞奏造與元琇素厚

罷使之後以鹽鐵之任委之而韓滉方司轉運朝廷仰給其漕發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元琇以滉性剛難制乃復奏江淮轉運其江南米自江至揚子凡十八里請滉主之揚子已北琇主之滉聞之怒掎摭琇鹽鐵司事論奏德宗不獲已罷琇判使轉尚書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物議亦以造所奏雖舉舊典然凶

荒之歲難爲集事乃罷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户造初奏太鋭及琇改官憂懼成疾數月不能視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闞播字務元衛州汲人也天寶末舉進士鄧景山爲淮南節度使辟爲從事累授衛佐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大歷中神策軍使王駕鶴妻闞氏以播與同宗深遇之元載惡其交往出爲河南府兵曹攝職數縣皆有政能陳少遊領浙東淮南又辟爲判官歷

檢校金部員外攝滁州刺史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梁汴少遊自總兵鎮汴上所在盜賊蜂起播調閬州兵令其守備又為政清淨簡惠既無盜賊人甚安之楊綰常家知政事薦播為都官員外郎德宗登極湖南山洞中有王國良者聚衆為盜令播往宣撫之臨行召對於别殿上問政理之要播奏云為政之本須求有道賢人乃可得理上謂播云朕下詔求賢良當躬親閱試亦遣使臣黜陟廣加搜訪聞薦擢其能者用之冀以傳理播奏曰

下詔求賢黜陟舉薦唯得求名文詞之士安有有道賢
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其言謂播曰卿且使去迴日當
與卿論政事播又奏曰臣今奉詔招撫國良不受命臣
請便宣恩命語鄰境速出兵翦除上曰卿言深合朕意
使迴改兵部員外遷河中少尹建中初張鎰為河中少
尹鎰尋入相二年七月遷播給事中舊例諸司甲庫皆
是胥吏掌知為弊頗久播始建議並以士人知之至今
稱當轉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以播柔緩異

其易制驟稱薦之尋遷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知刪定
奏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
宣王廟之儀播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稱亞聖於義
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
同於義既乖於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
哲之稱從之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
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斂袵取容而已乏於知人之鑒

好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愻劉承誡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藝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上以為然以元平為補闕會淮西節度李希烈叛亂上以汝州要鎮令遷擇刺史播薦元平為汝州刺史尋加檢校吏部郎中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旬日為希烈所擒汝州陷賊中外哂之由是公達等未敢任用播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既而盧杞白志貞等並貶黜播尚知政事

中外囂然以為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
泣於朝曰宰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為尚書
可痛心也貞元四年迴紇請和親以咸安公主出降可
汗令播以本官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充送
咸安公主及冊可汗奉使往來皆清儉謹慎蕃人悅之
使迴遷兵部尚書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播
致仕之後減去僮僕車騎閉關守靜不縈外事士君子
重之貞元十三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九廢朝一日贈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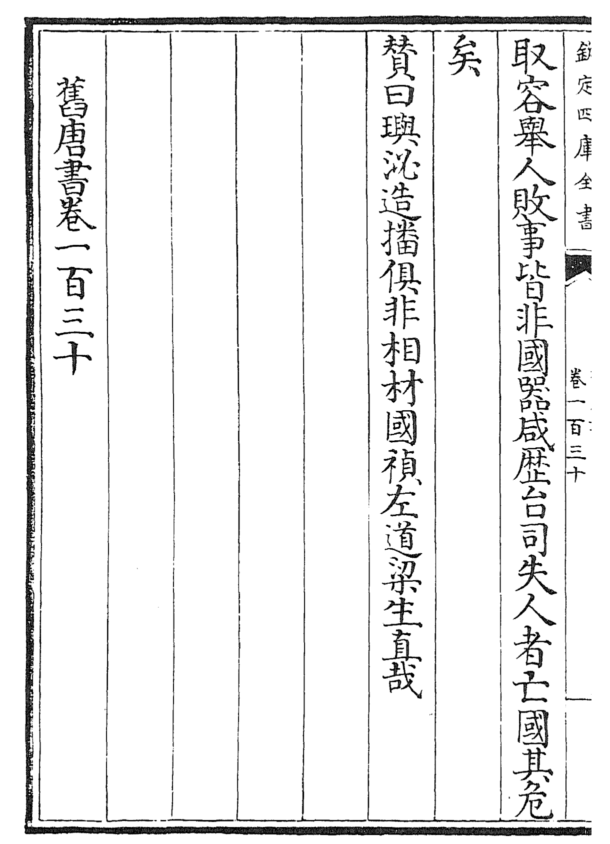
子太保

李元平者宗室子始為湖南觀察使蕭復判官試大理評事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者以是人多銜怒關播奇重之許以將帥時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不任職播乃盛稱元平特召見超左補闕不數日擢為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别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板築凡十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

烈遣偽將李克誠以數百騎奄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内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鬚聏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偽署為御史中丞播聞元平得用仍欺於人曰李生功業濟矣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無何希烈用為宰相或告其有二者乃斷一指以自誓希烈既死或有人言在賊中徼有謀慮貸死流於珍州會赦得歸剡中浙東觀察使皇

甫政表聞其到以發上怒復流賀州而死

史臣曰蒸嘗禴祀前王制以奉先怪力亂神宣聖鄙而不語凡云左道固有舊章璵假於鬼神乃至將相既處代天之位爰滋亂政之源國禎妖人疑衆妄恢其祀典梁鎮正士抗疏方悟其上心況見可進而知難退足為高率智辯之士居相位而談鬼神乃見狂妄浮薄之蹤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寧無畏乎緐之醜行棄於當時竟陷非辜諒由素履造為臣得禮蒞事非能播居位



取容舉人敗事皆非國器咸歷台司失人者亡國其危矣

贊曰璵泌造播俱非相材國禎左道迥梁生直哉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王璵傳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沈炳震曰按本紀乾元三年閏四月改元上元無七月明矣且璵蒲州之拜紀在二年七月兩書皆作三年誤

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炳震曰按璵乾元二年入相二年三月罷為刑部尚書舊紀新表皆同七月始出為蒲同絳等

州節度使非自蒲州入相也兩書傳皆誤

上元二年無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使○沈

炳震曰按本紀上元二年二月崔圓拜淮南節度使

既除崔圓何又除璵此亦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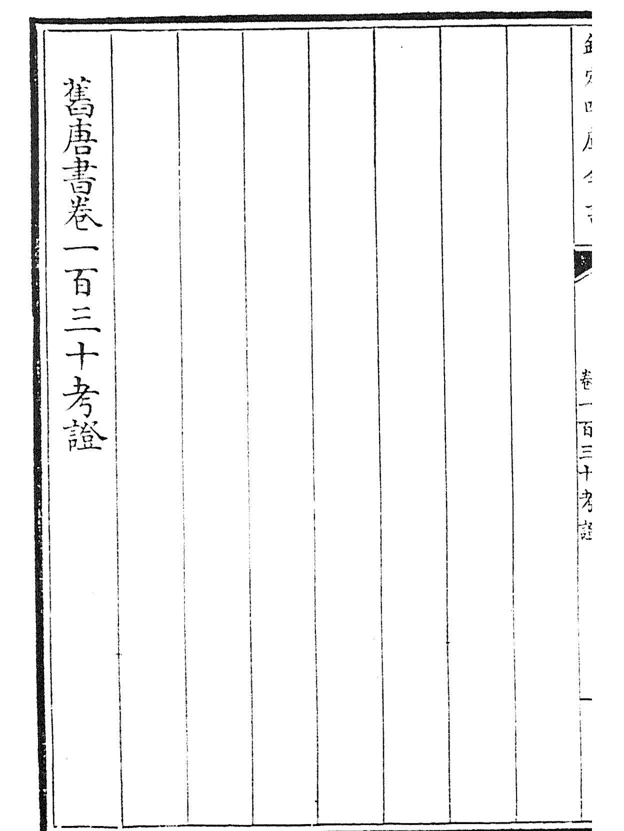
李泌傳○臣德潛按泌為童子時賦方圓動靜斥蕭誠

軟美已見生平品槪至調護玄宗肅代父子間後又

保全順宗儲位俱能言人所不敢言此為生平大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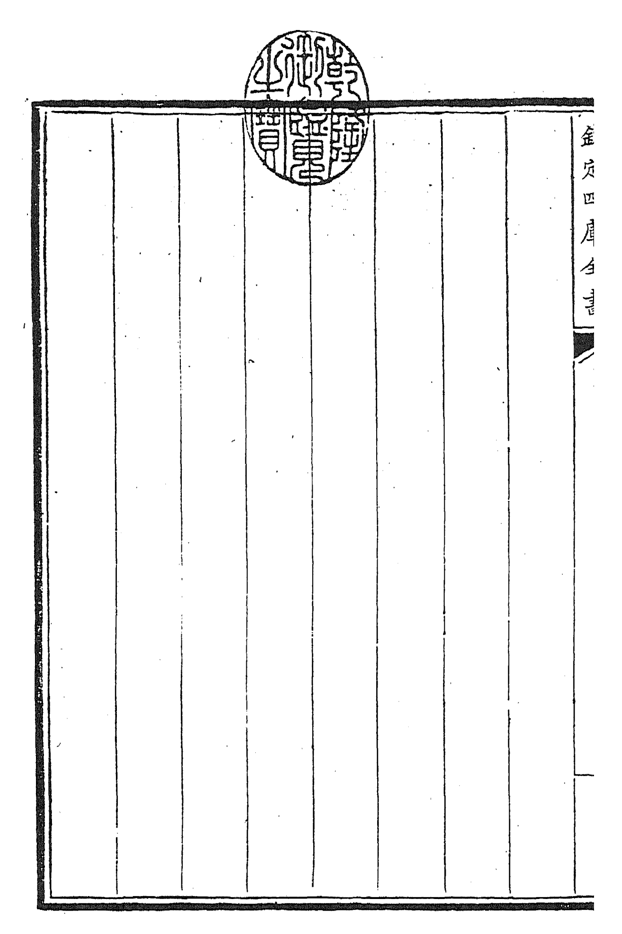
他如建議令李郭制賊辨盧杷姦邪破桑道茂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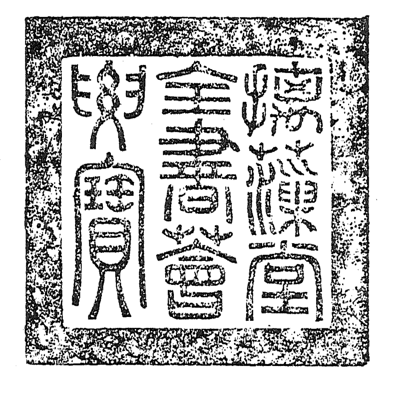
使人君以命自諉並識見之卓絶者舊書都不之及但叙其為宰相後長于鬼道唯以神仙惑人而論斷中謂乃見狂惑浮薄之蹤與王璵並論為左道惑衆者殺非公論也當以新書為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九第九頁後八行王凌都督揚
州刊本凌訛陵檢新書亦訛今據三國志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上意將帥生事邀功刊本生訛
主據本書李晟傳改
卷一百三十第二頁後七行大地婆父刊本大訛
天據本卷下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玘